

三彩风·故事

【世相故事】 □苏锦秀

【温馨故事】

爱的“密谋”

□龚知栋

大林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医学博士，学成归国后，被首都一家大型医疗机构作为金牌“海龟”引进。大林回国后不久，便赶来看我这个班主任。我们见面后相谈甚欢。

我问大林：“你母亲身体还好吗？”

“好着呢！”大林感激地说，“这还得感谢您啊，还记得当年我和您的‘密谋’吗？”

我微笑着点头，我们愉快地回忆起那一段往事。

十二年前，大林读高二。那时他逃课、上网、吃喝玩乐，根本不读书。以前的他是聪明、勤奋的好学生，自从他家在城中村拆迁补偿中一夜暴富后，他就开始堕落了。我在一次次苦口婆心教育他失败后，只得放弃。

大林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一个学期。高二下学期，有一天，一向不属于和我谈话的大林突然找到我，一脸悲戚。我很意外，不禁揶揄道：“难道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事能让我们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儿伤心？”

大林泪水直流，抽噎道：“我妈得了癌症。”

我顿生怜悯之情，便好言安慰他：“你能做的就是好好读书，说不定你的转变和进步，会成为你妈妈战胜病魔的灵丹妙药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大林破涕为笑，“我改，一定改，好好读书。”大林终于彻底醒悟了。我有心想帮他，便和他约定，他从此好好读书，我负责每周给他妈妈打电话汇报他的进步情况，期末考试我还在他的授意下将他的成绩“注水”，并破格给他发了“三好学生”奖状。

此后，大林真的进步了，高三那一年更是突飞猛进，最终考上了重点大学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妈妈真的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，渐渐康复了。

回忆起那段往事，我俩感叹不已。大林不停地感谢我，而我在他的感谢声中竟然不安起来。

大林不知道，在这个“密谋”之前，还隐藏着另一个“密谋”，那是他妈为挽救儿子而精心策划的苦肉计，我是那场“密谋”的重要配角。

几次欲言又止，我最终下定决心：“大林，我想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真相。”

“真相？”大林似乎有些惊讶。

“其实，那年你妈根本没得癌症——”

我以为大林会惊讶得满地找眼珠子，孰料他十分平静地笑着说：“这个真相，在我去美国读医学博士的第二年就知道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知道了？”我大惊，“当时我跟你妈约好了，等你学成归国再告诉你，你妈怎么提前——”

大林说：“不是妈妈告诉我的，是我的导师根据医学知识帮我分析后，我猜到的。”

“失手”



绘图 茜文

徐怡和妹妹边看电视边聊天，剧情自然离不开婚外恋。妹妹笑着说：“姐，我姐夫有权有势，会不会有婚外情？你要经常查查他的手机，及时发现苗头哦！”

徐怡真的到移动营业厅打印了老公的通话记录，发现有一个手机号码来电频繁。她拨打那个号码后，接电话的还真是个女子。徐怡说自己是舒镇长的妻子，想和她谈谈。

两个人在茶楼见面后，徐怡暗笑，因为对方是个非常丑陋的老女人。那个老女人直奔主题：“妹子，我叫刘英，我想弄到城东开发区一块地的开发权，不料在舒镇长这儿被卡住了，麻烦你帮我在舒镇长面前美言几句啊！”她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个玉镯，强行套在徐怡的手腕上。徐怡怎么也取不下来，刘英却一溜烟儿走了。

晚上，徐怡跟老公说起这事儿，老公说：“那块地正在公开招标，刘英不符合条件，一直打电话纠缠我，想开后门。这镯子价格不菲，我们不能受贿！”

“我本来就不想要，可她硬往我

手腕上套。明天一早，我就给她送过去！”

舒镇长说：“这些人都是老滑头，好不容易把东西送出手了，你很难还回去，咱们得另想办法。”

第二天，徐怡约来刘英，对她说：“刘总，这玉镯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至于那块地，你还是去竞标吧！”刘英笑着说：“妹子，这是姐的一点儿心意，你就安心收下吧，地的事儿还得舒镇长多关照啊！”

一个要还，一个不收，徐怡一“失手”，玉镯掉在地上，摔成了几截。刘英阴沉着脸说：“这玉镯可是我花了10多万元买来的，现在摔碎了也是你的，我的事你们看着办吧！”

徐怡又拿出一个玉镯：“刘总，摔坏的那个玉镯是我今天早上花20块钱买来的，你给我的这个玉镯在这里，你收好吧！”

刘英恼羞成怒：“我就不收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徐怡从包里拿出一个微型录音机，说：“那我就把录音交到公安局，你行贿的事儿向警察说去吧！”

【幽默故事】

治病记

□牛学军

在生病问题上人人平等，绝对不分贫富贵贱。这不，久未生病的我，也因为重感冒进了医院。

忍着头痛，拖着鼻音，我回答了医生的各种询问。在医生的呵护下，我又做了心电图、脑电图、胃肠镜等一系列检查，结论是没什么大碍。于是，医生开始龙飞凤舞地开药。

百无聊赖，我欣赏着医生写字——这草书果然草得厉害，我一个字也不认识，简直像天书或密码。

见医生写满一页处方纸仍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我冒汗了：“治感冒，不需要这么多药吧？”

医生连头也不抬：“不需要？你不知道你这感冒多严重啊！去年，我们医院就有两个病人重感冒转气管炎再转肺炎，最后器官衰竭，死了！”

我不相信自己的身体这么脆弱，便跟他商量：“能不能少开点儿药？”

医生终于停了一下笔：“你有医保吧？”在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，他继续开药：“你不用担心。我再给你开一点儿强身健体的药，增强抵抗力。”

眼看无法制止，我着急了。暴力维权是不行的，我急中生智，想起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求医绝招，于是摸出手机：“喂，刘院长吗？我是小贾，这会儿就在你们医院呢！在医院当然是看病呀！我感冒了，来开点儿药。你现在在医院？我就不去你办公室坐了，你这大院长，工作肯定忙……哈哈，确实好多天没见了，改天聚一聚吃个饭吧……好，那就明晚见！”

我眼睛的余光早就注意到医生的笔停了下来。等我挂断电话，他疑惑地问：“你认识我们刘院长？”我淡淡地说：“是呀，熟得很。”

“哎呀，您怎么不早说！早说刚才就不用做那些检查了。”说着，医生把刚写的处方撕掉了，“既然是自己人，就不用开那么多药了，我再给您开。这药外面药店就能买到，很便宜。”

在新的处方单上，我看到了端正的楷体字，而且只有一种药。我没看错，真的只开了一种药，还是一种很普通、很便宜的药。我什么也没说，拿着处方走了。

买完药，我给手机充了一点儿话费——没办法，欠费，昨天就停机了。至于那个刘院长，我真“认识”，因为他的照片和资料就在医院大门旁的宣传栏里。

【凡人故事】 □李雪民

五毛钱的玄机

一天清早，李老师照例来到集市吃早饭。他走到一家鸡蛋饼摊前，问摊主：“鸡蛋饼咋卖？”

卖饼的小伙子忙得头也不抬，说：“三块钱一个。”

李老师把三块钱扔到台子上盛钱的纸箱里，说：“放这里了啊。”小伙子应了一声，仍是头也没抬。李老师买了饼就去上班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李老师又去这个摊点买鸡蛋饼。他往纸箱里扔了三块钱，在等饼的时候，发现后来买饼的女子扔的是三块五毛钱，小伙子也没吭声。李老师有点儿奇怪。

第三天清早，他还是去这个摊点买鸡蛋饼，照旧扔了三块钱，买了

一个饼。他注意到后来的两个人扔的都是三块五毛钱，小伙子都没吭声。他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。

又一次，同事们说到鸡蛋饼的话题，他顺便问了一句：“你们买鸡蛋饼的时候给的是多少钱？”大家都说是三块五毛钱。他困惑不解，说：“可是我问摊主咋卖，人家说的是三块钱啊！我每次给的都是三块钱！”

同事们高兴地说：“那以后就让你捎鸡蛋饼了。”

李老师笑笑，不置可否。没事的时候，他在想：明天是给三块钱还是给三块五毛钱呢？摊主为什么要这样区别对待？这五毛钱的差价里难道有什么玄机？